



准印证号(B)0178

# 奉贤报

FENGXIAN NEWS



2025年3月28日 星期五 第140期

关注本报请搜索《奉贤报》数字报：<http://www.fengxianbao.net>

## 嘤嘤草虫，趑趑阜螽

——黄文军和他的童话世界

□ 沈佩

### 小叶子与书虫 (节选)

□ 黄文军



小叶子是我小学同学。她父亲在镇上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为了多做生意，他们家吃、住全在那里。成天和堆积成山的破铜烂铁、旧衣服、破棉被、可乐瓶、易拉罐待在一块儿，再怎么爱干净，身上难免沾染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刚转来我们班时，同学们都不喜欢她。她同桌天天嚷着要换座位，老师不允，就拉着家长一起来闹；她的作业本，课代表都不高兴收，让她自己去交。体育课跳长绳，没人想和她一组，她只能从头到尾甩绳子，甩到后来，笔都拿不稳了，写出来的字像是蚯蚓爬。小叶子心里委屈、难过，却从不记恨。谁忘记擦黑板了，她擦；谁忘带橡皮了，她借；谁不会削铅笔，她帮忙削。她还经常把从废品里淘来的书——没有封面的《故事会》、少了几页的《365夜故事》、被老鼠啃过的《西游记》连环画——带到学校，免费借给大家看，不还也不生气。大家渐渐发觉了她的好，愿意和她做朋友。

一天，小叶子又抱来一摞旧书，其中有一本叫《科学养兔致富经》。我家那时正养了百来只兔子，就把它借了去。晚上，我写完作业，拿出书，准备和父亲一道看。才翻了两页，就有几只小虫爬了出来，我想捉起来看看究竟，它们却灵巧地钻到八仙桌的缝隙里头去了。

那是一种很小的虫，也就一粒糙米那么大。身体很扁，没有翅膀，前面是两根长长的触须，后面是三根长长的尾须。

我问父亲：“这是什么虫？”父亲说：“蠢鱼。”“蠢鱼？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蠢虫吗？”“不是，蠢虫是吃木头的，又叫蛀虫。它们不吃木头，

只吃毛衣书啊之类的，所以又叫衣鱼、书虫。”

第二天上学，好多同学都说，书里面有怪虫。“我觉得它们是没有翅膀的蚰蚰。”“不对，应该是少了腿脚的蜈蚣。”“才不是，是不会蜷成西瓜的西瓜虫。”“是屁股上长了针的小蟑螂。”“是没有钳子的小蝎子。”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我只好把父亲的话转述给他们听。

小丁听后，眼珠一转：“这么说来，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作业不会做，考试不及格了。”同学们瞪大了眼睛：“为什么？”小丁眉飞色舞地说：“书虫不是会吃书嘛！我们可以捉一铅笔盒，养起来，哪天作业做错了，考试考砸了，就命令它们把本子上、考卷上的大红叉全部吃掉。”同学们连连点头，用一点都不整齐的声音说：“好主意！”

说干就干。那天一放学，我们就前呼后拥、推推搡搡、浩浩荡荡地奔赴小叶子家的废品收购站。小叶子的父亲惊得秤砣都掉到了地上，差点砸了自己的脚：“你们是上我这儿参观来了，还是打劫来了？”

小叶子的书虫还真多。掀掀破报纸，抖抖旧杂志，很快就有一窝一窝的书虫爬出来。大家不用争，不用抢，很快就将各自的铅笔盒装得满满的。

我们的计谋得逞了吗？才没有呢！当天回到家，一打开铅笔盒，它们就飞快地爬了出来，往桌缝、地缝、橱缝里钻去了。

那年冬天，我们穿的毛衣、围的围巾、戴的帽子，或多或少都有些小洞洞，想必就是这些书虫干的好事。

长大后，读了科普书，知道“蠢鱼”、“书虫”、“壁鱼”都是别称，“衣鱼”才是它的正名。近些年，又看了些杂书，发现古人对衣鱼的误解，还是蛮深的。

《酉阳杂俎》里说，衣鱼乃壁上白瓜子所化。壁上的白瓜子是什么呢？一种可能是“壁钱”，也就是蜘蛛的卵囊，可那只会变成蜘蛛。另一种可能是衣蛾的简巢，那也只会变成衣蛾。

然而，我还是更喜欢“书虫”这个别称。为什么呢？我爱书，爱看书，爱做一只遨游书海的书虫。可不止我这么想，承吉先生也是，有诗为证：“朱氏西斋万卷书，水门山阁自高疏。我来穿穴非无意，愿向君家作壁鱼。”

只是，小叶子家的废品收购站还开着吗？里边还有书虫吗？当年一起捉衣鱼的小伙伴，现在都还好吗？

黄文军，奉贤金汇人，2006年从事写作，迄今为止发表童话、小说、散文、诗歌1000余篇。出版儿童文学书籍多达28部，个人作品《第999号镶星人》获得2014年中国台湾牧笛文学奖，《慢慢先生》获得2015年度中国香港青年文学奖，并获得2021年上海作家协会年度佳作奖。《嘤嘤草虫》荣获第34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最佳文字奖”、第18届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奖、2023年度上海作家协会年度佳作奖。



“嘤嘤草虫，趑趑阜螽”出自《诗经·召南·草虫》，描述了古人在耕种中，发现小虫子在草丛中“嘤嘤”鸣叫的画面。黄文军老师就是走进大自然，和植物和花鸟鱼虫做伴的人，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有点内向、有点腼腆，却有一双孩童般清澈的眼睛，没有尘埃，很干净。说话有条理，笑起来和少年一样率真。他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文字和图片，记录着一些琐碎又细致的日常观察，比如：银叶金合欢在魔都越冬，开出了一团金色的花朵；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无意间看到了一丛开着象牙白花朵的深山含笑；发现去年冬季孵化的玉带凤蝶羽化了，长出了一对来自魔幻精灵世界的漂亮羽翼。早春的气候温差变化大，忧心一场突然袭来的寒流会给玉带凤蝶带来伤害……

黄文军有一个陪着他去林子里抓知了、捉天牛的父亲，让年幼的孩子看到了夏夜的草丛中，在夜空中飞舞的尾巴尖上一闪一闪的，像来自天外的小精灵一样发出星光的萤火虫。若干年以后，半夜里被自己的哭声惊醒的少年冒着电闪雷鸣的暴雨，从屋外井边的草窠里救回一只发出橙黄色荧光的萤火虫，并把受伤的萤火虫小心地捧在手心里带回卧室。萤火虫发出的光，像一道照亮黑夜的烛光，抚慰了孤独的少年，也让浓重的父爱得到了升华。

那一刻少年眼里的萤火虫闪亮

的光芒带着对父亲深切的缅怀，也把来自父爱的关切烙印在心底深处，照亮黄文军老师坚定地探索自然奥秘的步伐。

黄文军老师写的《嘤嘤草虫》不仅记录了现代生物分类学意义上的植物和昆虫的秘密，记录了一个少年探索自然奥秘的目光与执着，也详实地记录了童年的生活与家人的亲情。比如，黄文军老师书中观察、记录下的蝉，细分为三个不同的品种：一种黑色个大的叫作响蟬，叫声最响亮，“啾—啾—啾—”的叫声能穿透墙壁，所以给取个雅号，叫啾啾蟬；叫声悠长的是丫无知，发出“雨丝，歌—，雨丝，歌—”的是蒙古寒蟬。巧妙地利用不同的声部区分出每一种蝉各自的叫声特点。生动有趣的文字，让读者读了会心地一笑。

小学三、四年级时，黄文军喜欢看动画片，也热衷于阅读儿童文学和科幻读物，比如上美厂的《三个和尚》、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等等。他还主动参与黑板报和班级小报的设计和撰写。下雨天不能去操场运动时，体育老师让孩子们下棋、讲故事，也鼓励黄文军大胆讲自己编的小故事，激发了他写故事的积极性。

在金汇中学读书时，黄文军开始尝试投稿《作文大王》《故事大王》

等儿童文学杂志，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一开始投稿也被杂志社退过稿，当年的投稿信都是一个格子一个字的书写体，一封盖着印戳的退稿就是一封厚厚的挂号信。好在，儿童文学杂志社的编辑老师会在退稿信中指出作品中存在不足的地方，并热心地给予作者一些中肯建议和鼓励。创作和投稿多了，北京的《儿童文学》、上海和江苏的《少年文艺》等儿童文学杂志开始刊登黄文军老师的作品，增加了黄文军老师继续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信心和勇气。

让人意外的是，黄文军老师不但有一双善于观察的慧眼，还有一双会捕捉绘画线条的巧手。《嘤嘤草虫》书上那些充满童趣的插画中，其中有超过二十幅昆虫的插画是黄文军老师亲笔画出来的，精细到一只六星瓢虫鞘翅下半透明的膜翅，包括瓢虫腿上带钩的足尖，螳螂那两把像带刺的“大砍刀”一样威武的捕捉足，和蝴蝶翅膀上带有迷惑性的假眼，都一一画得纤毫毕现，颇见功力。

嘤嘤草虫，趑趑阜螽。用一双充满童趣的眼睛去观察大自然的一朵云、一只小虫子、一株草。用一双灵巧的手，去描摹大自然的生灵；用一颗纯净的心灵去接近自然百态，去书写一个又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停下脚步，凝神，去聆听一声清脆的虫鸣！

